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二十八冊

魏

嵇中散

鍾司徒



贊

原憲贊

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蓽門安賤固窮絃歌自樂體逸心冲進應子貢邈有清風

襄城童贊 水經注云黃帝嘗遇牧童於襄城之野故嵇叔夜贊曰

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倦遊六合來憇茲邦

司馬相如贊

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許由贊

許由養神。宅于箕阿。德貞體全。擇日登遐。

井丹贊

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群萃。

琴贊

惟彼雅器。載璞靈山。體其德真。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溫乎其仁。玉潤外鮮。

箴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太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

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蒞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慧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　擘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夭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邱山

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殞顛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龑人是謀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𣪍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今古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彊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遌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

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聞其僁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誡

家誡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簣而敗之。以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

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熠。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衆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

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遜謝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爲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修無玷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

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修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於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為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為輕竭。不忍面言彊副小情未為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

忍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預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

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鬬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黨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爲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大都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難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譏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爲所攬

引以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爲有志耳
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
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
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
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
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
私、慎勿強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
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
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

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而勿大冰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

徃自非通穆匹〻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爲而作鬻貨徼歡施而衆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闕　又憒不須離摟强勸人酒不飲〻已若人來勸已輒當爲持之勿誚勿逆也見醉薰薰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樂府

詩品云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論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詩譜云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藝苑卮言云詩少涉矜持。更不如嗣宗。

秋胡行七首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其二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

耻佞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計莫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其計莫從樂府作其莫之從

其三

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事招禍患。欲得安樂。獨有無愆。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害一作惡一無事字愆集作僁

其四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役神者弊極欲疾枯顏回短折不及玄鳥縱體淫恣莫不蚤徂酒色何物今自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其五

絕智弃學遊心於玄默絕智弃學遊心於玄默遇過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四基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其六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

凌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鍊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其七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幽憤詩

晉書云東平呂安服康高致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按鍾會有憾於康時呂安兄巽姦通安妻巽爲大將軍長史遂搆誣將害安鍾會爲大將軍所善因勸大將軍誅康康又有與呂長悌絕交書甚詳其間曰阿都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繇足下之負吾也盖康嘗爲安致解於其兄其兄紿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爲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有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之語魏氏春秋

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向子期思舊賦序云、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意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終各以事見法、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繦緥、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眞。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繇巳、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

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
怨憎昔慙栁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
仰慕嚴鄭樂道閒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
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繇頑疎理弊患結
卒致囹圄對荅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寃時不
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
嗈嗈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
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兹淹留窮達有命
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

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寛善作免

襍詩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

烹魚絃超子野歎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

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贈秀才入軍十九首 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張銑注云叔夜弟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

和鳴顧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其二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

振翼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其三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其四

泳彼長川，言息其沚。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其五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奕奕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勞，有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其六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弃此蓀茝、襲彼蕭艾、雖曰幽深、豈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其七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以濟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

其八

我友焉之、隔兹山岡、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徙倚彷徨

其九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其十

携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皐，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游田，其樂只且。

其十一

凌高遠眄，俯仰咨嗟，怨彼幽縶，邈爾路遐，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

俯託輕波、棄流遠遁、抱恨山阿、

其十二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交交黃鳥、顧儔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悟集作寤

其十三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瀺灂、山鳥群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其十四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皐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其十五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旨酒盈樽莫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在能不永歎

其十六

乘風高遊遠登靈邱託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太華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其十七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其十八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爲一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紛紜棄之八戒澤雉雖飢不願

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
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其十九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
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
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
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
就長纓。卒為時所羈。單雄翩孤逝。哀吟傷生離
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謀極身

心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携手長相隨。

酒會詩七首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綠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檝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其二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唼柏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沈浮

其三

流詠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昧
修身、惠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其四

斂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餌者懸、猗與
莊老、棲遲永年、實惟龍化、蕩志浩然

其五

肅肅苓風、分生江湄、却背華林、俯泝丹坻、含陽
吐英、履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
孰識玄機、坻一作埼

其六

猗猗蘭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蕊濃繁、馥馥惠芳、順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其七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跱、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翔禽。纖綸出鱣鮪。坐中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酤、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

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

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答二郭三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趣上京、二郭懷不群、超然來北征、樂道託蓽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遘其願、遂結歡愛情、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災、屢使衆釁成、豫子匿梁側、聶政變其形、顧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幷、二子贈嘉詩、馥如幽

蘭馨、戀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子一作讓

其二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坎壈趣世務、常恐嬰網羅、羲農邈已遠、拊膺獨咨嗟、朔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已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外、餐瓊漱朝霞、遺物弃鄙累、逍遙遊太和、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豈足多、

其三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慮、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避罻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穆嗟王輿、至人存諸己。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所好亮若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致謝道不俱（穆一作稷）

與阮德如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遘數子、談慰臭

如蘭疇昔恨不早旣面倖舊歡不悟卒永離念
隔增憂歎事故無一有別易會良難郢人忽已
逝匠石寢不言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
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
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唯志在
所安漸漬殉近欲二往不可攀生生在豫積勿
以怵自寬南土旱不涼衿計宜早完君其愛德
素行路愼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累拾遺作
慮

遊仙詩

遥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迥無雙、願想遊其下、蹊路絶不通、王喬弃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颻戲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弃穢累、結友家板桐、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别、誰能覩其蹤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

皇羲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吾匹疇肯應俗宜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轗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甯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群侶杖策追洪崖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飲露餐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冲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爲

其二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蝤蛭宅神龜安

所歸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夷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已遇舒憤啟其微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飢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飛一作姿箕拾遺作西

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慈順寧濟四海烝民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爾時可喜

知慧用

爲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鎭之以靜自正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徇榮馳騖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勤苦不寍

　生生厚昭咎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麄醜、獨以道德爲友、

故能延期不朽、

　名行顯患滋

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

如何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汚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攖

所欲不足無營、

楚子文善仕

三爲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耻不以爵祿爲已、

靜恭古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願夫子相荆、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閑居採萍、

終厲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弃背膏粱朱顏、樂此屢空飢寒、形陋體逸心寬、

得志一世無患、

思親詩

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兒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機杖兮涕汍瀾念疇昔兮母兒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

當告誰獨收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
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與驕顧自憐兮心
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弃
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琴歌 琴賦云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

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
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
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

當告誰獨收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與驕顧自憐兮心切切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弃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琴歌 琴賦云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

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

本傳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寛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嘗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

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著無私論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預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

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
才儁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
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
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
乃嘆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
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
乃與濤書告絕書旣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
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椰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
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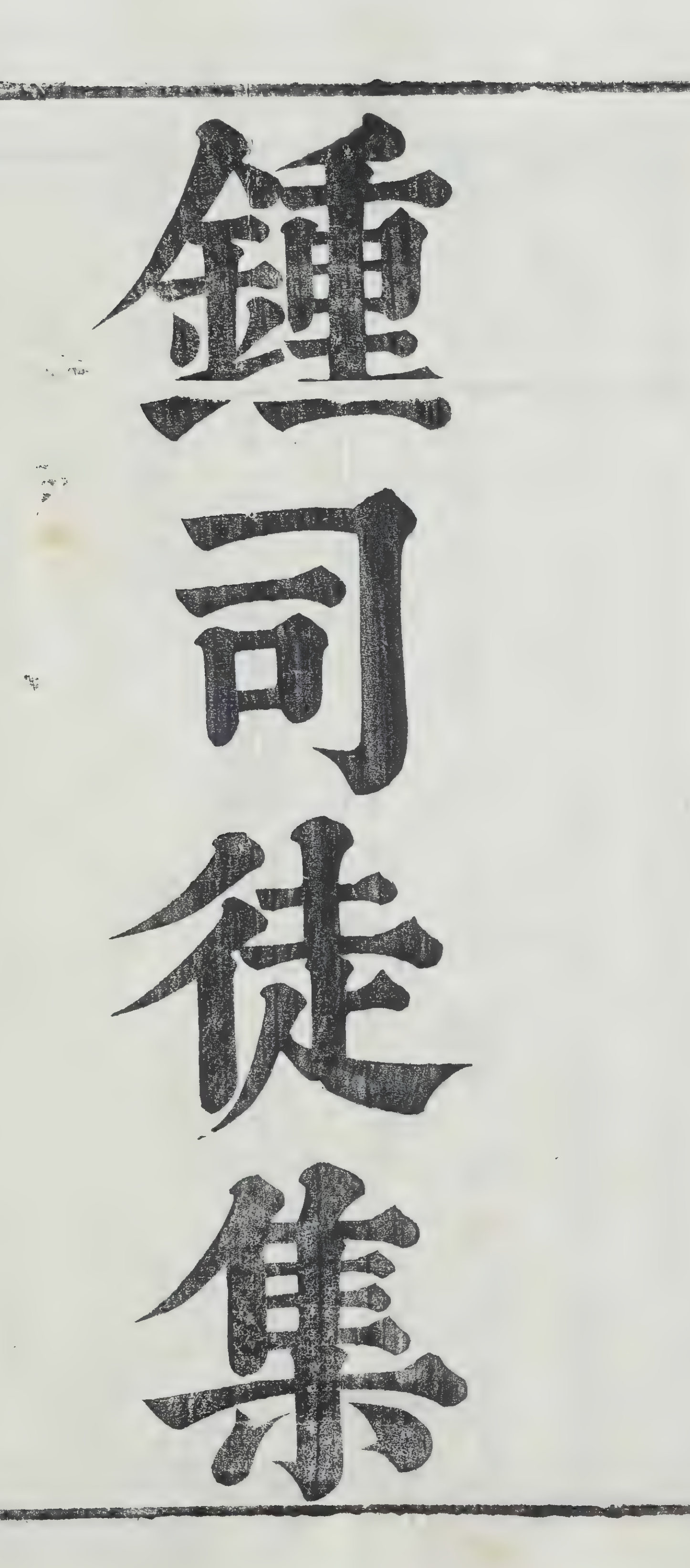
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愼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

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
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毁典謨帝王者所
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
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
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
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
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
初康嘗游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
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

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嵇中散集終





鍾司徒集

魏鍾司徒集題詞

鍾士季弱冠與王輔嗣並知名其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厥旨不殊然山陽易註光列學宮而潁川玄辨寂爾不顯豈才地經營方期功業無暇立言或者身族糜覆策書烟銷微言玅

義莫得而聞也志云道論二十篇係
士季文筆今不獲見其他亡軼可以
類推命婦傳善言母德宗述教訓在
齊女傳母魯季敬姜之間乃嗚鶴白
茅樞機愼密母誨至勤胡爲破蜀以
後頓忘執手之戒自取滅門夫司馬

專國眦睨魏鼎奄有西土勢必自帝
魏亡于司馬與亡于士季等亡爾使
反謀果成步騎並發縛文王父子告
廟釁鼓奠安大魏功豈在閭散以下
即不然同爲篡臣割地而守未知誰
雌雄也時違其才傾跌須臾亂兵登

城英雄斲死天相司馬非盡士季之
失抑覽其遺篇彬彬儒雅則猶魏文
七子餘澤矣

婁東張溥題

魏鍾司徒集目錄

鍾司徒集目錄終

魏鍾司徒集卷全

魏　鍾會士季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賦

孔雀賦

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來儀、稟麗精以挺質、生丹穴之南垂、戴翠毛以表弁、垂綠蕤之森纚、裁修尾之翘翹、若順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交綺錯、文藻陸離、丹口金輔、玄目素規

或舒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蹀足踟蹰、鳴嘯郁咉、

菊花賦

何秋菊之可奇兮、獨華茂乎凝霜、提葳蕤於蒼春兮、表壯觀乎金商、延蔓蓊鬱、緣阪被岡、縹幹綠葉、青柯紅芒、芳實離離、暉藻煌煌、微風扇動、照曜垂光、於是季秋九月九日、數并置酒華堂、高會娛情、百卉雕瘁、芳菊始榮、紛葩韡曄、或黃或青、乃有毛嬙西施、荆姬秦嬴、妍姿妖艷、一顧傾城、擢纖纖之素手、雪皓腕而露形、仰撫雲髻

佩弄芳榮

又

夫菊有五美焉圓英高懸准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

蒲萄賦 有序

余植蒲桃於堂前嘉而賦之命荀勗並作

美乾衛之廣覆兮佳陽澤之至渥覽遐方之殊偉兮無斯果之獨珍託靈根於玄圃植崑山之

高垠、綠葉蓊鬱、曖若重陰翳羲和、秀房陸離焜若紫英乘素波、仰承甘液之靈露、下歙豐潤於醴泉、總衆和之淑美、體至氣於自然、珍味允備與物無儔、清濁外暢甘旨內遒滋澤膏潤入口散流、

移蜀檄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

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竝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

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牡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

無形智者竄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踧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

入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

不囬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

偷安且久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

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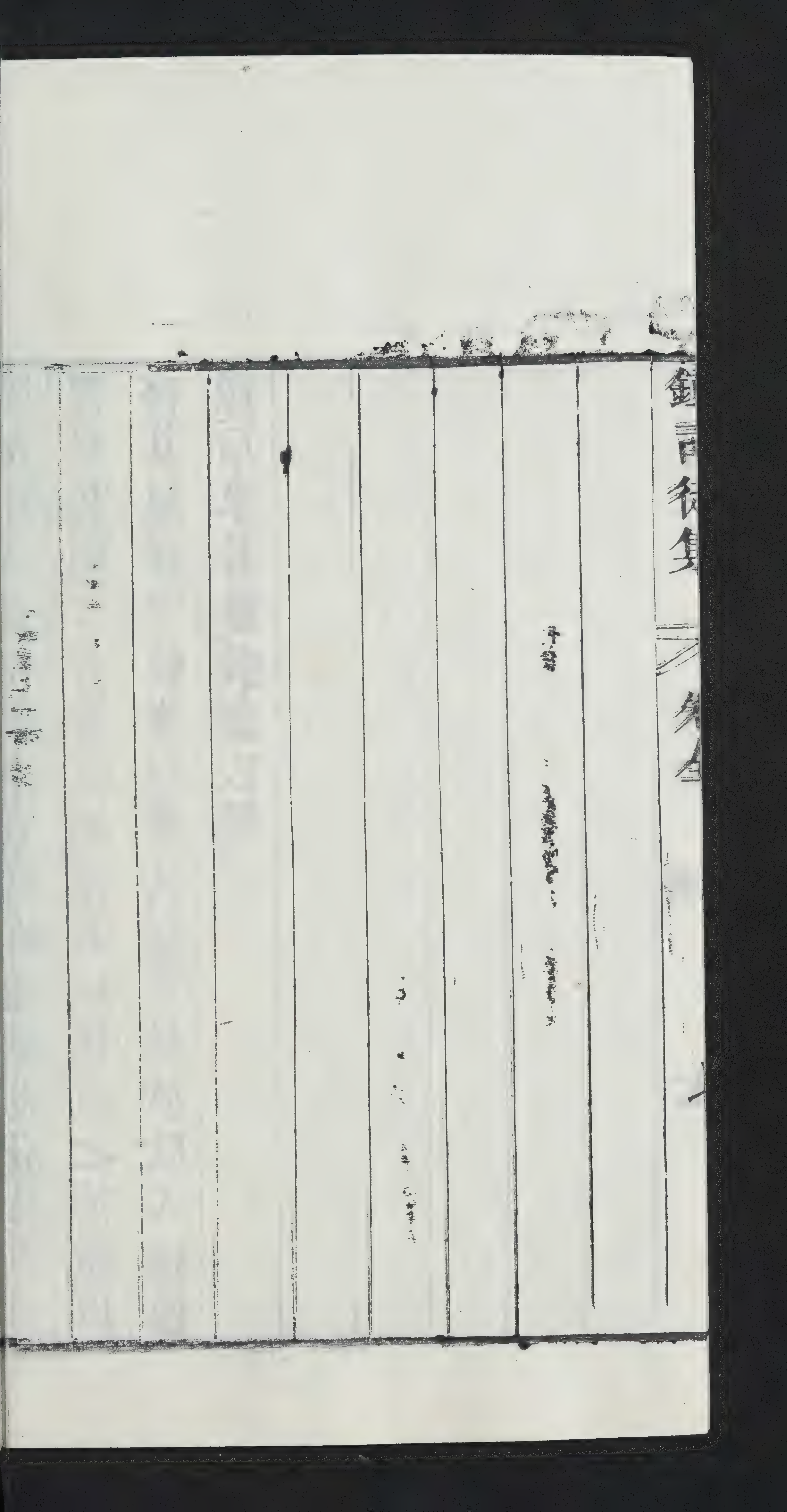
布咸使聞知

平蜀奏

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趣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劍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彭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塡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闓等令分兵據勢廣

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竝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群寇困逼。知命廓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群生、義征不譓、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

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



書

與姜維書

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揚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毎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

與蔣斌書

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埽墳塋。奉祠致敬

願告其所在

與吳主書

執笏之心。載在名縈。

記

高貴鄉公少康高祖優劣論記

三月丙辰。帝宴羣臣于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寓内。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

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啟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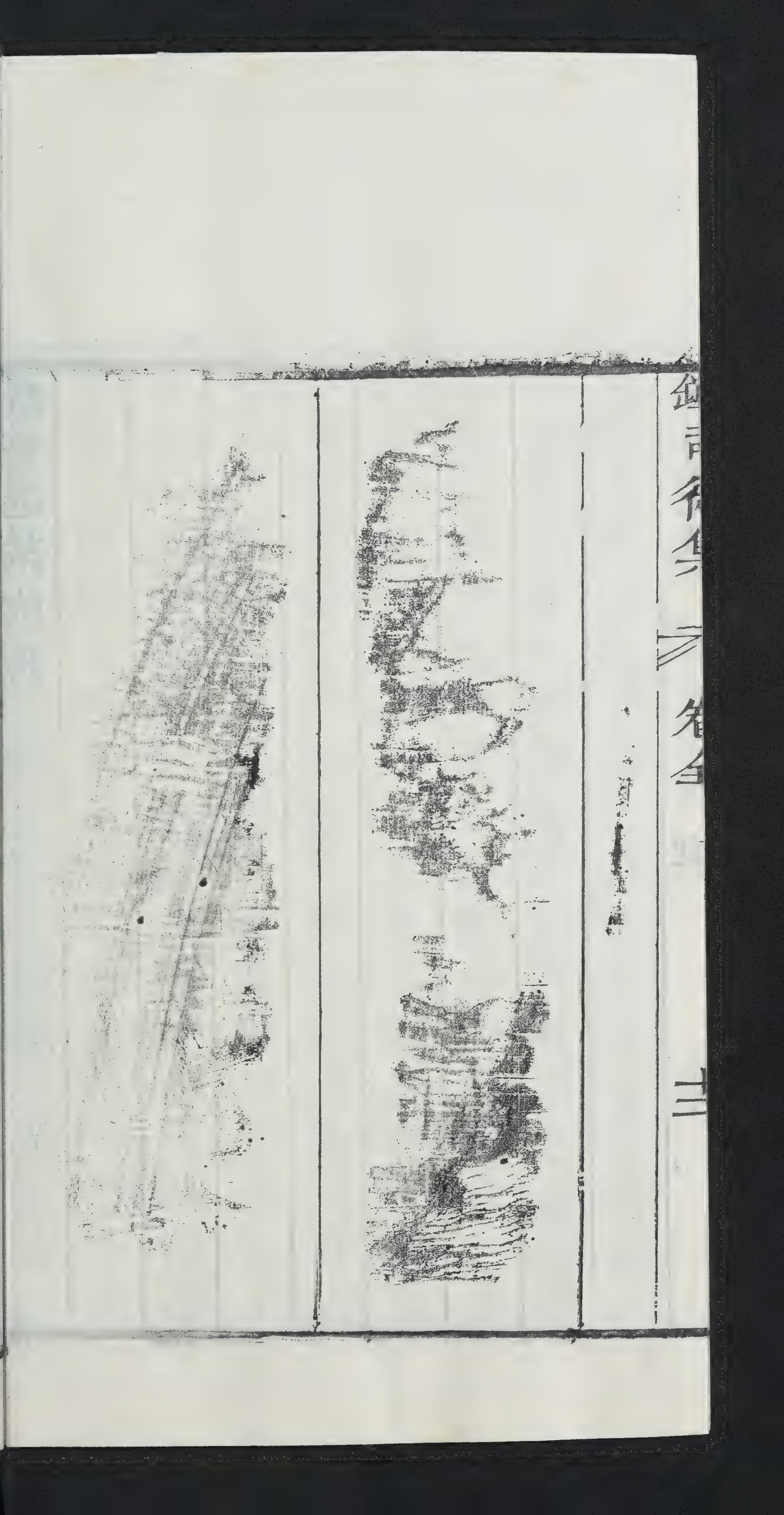
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顗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

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豈如詔旨。賛顗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𧇊慝。不德于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

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較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闕故勳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

聖業舊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於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

鍾會退論次焉



傳

生母張夫人傳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克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儷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譖毀無所不至、孫氏辯博有知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姙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瞋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

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誡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縣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聞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遂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

成侯命婦傳

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户庭之義每

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愼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繇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

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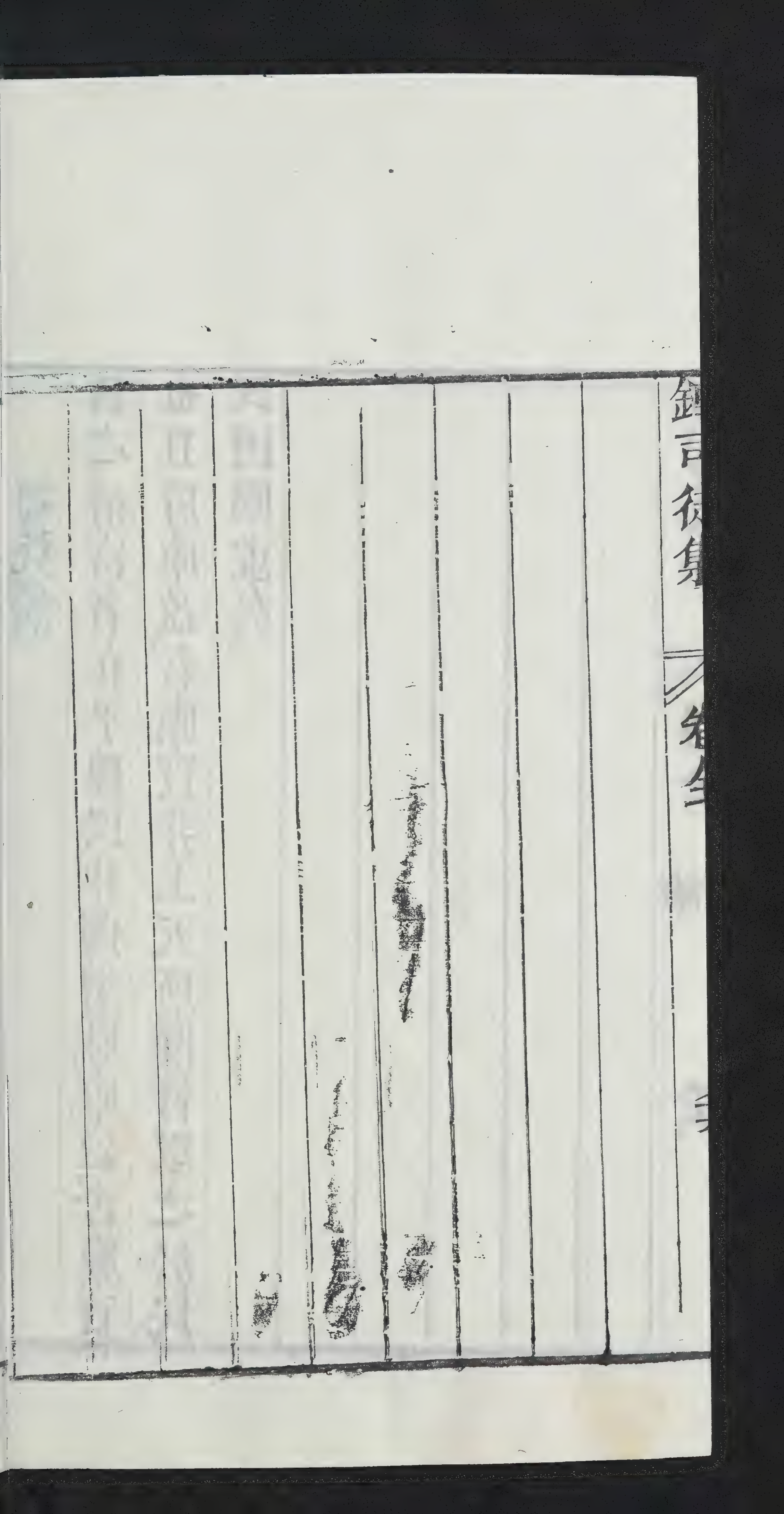
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勉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

之用。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
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
賵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
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
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
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芻蕘論

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非獨謂府庫盈倉廩實也且府庫盈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取之於民民困國國虛矣。



本傳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繇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為祕書郎、遷尚中書侍郎、高貴鄉公卽尊位、賜爵關內侯、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衞將軍司馬文王為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

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勑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寍在家，策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及誕反，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

靜從子端翩誼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為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

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勳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鎭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勑青徐

兗豫荊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

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劒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士吏民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鋭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

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劒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劒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進攻劒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緜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勑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郪縣令

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會于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巳誘納以接蜀之群司與維情好歡甚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彊敵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

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勑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
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喩艾軍，艾軍皆
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會
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葢世，不可
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巳手，遂謀反，欲使
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
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
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
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

令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于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

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群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拜為散將以次棓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

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

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初，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見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迪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

峻迺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云。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

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
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
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
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
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愼莫使人聞也。
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
五六倍于鄧艾。但可勑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
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
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但人不

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荅言如今遣卿行寍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于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爲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鍾司徒集終



